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語文復古、分拆通識

教師和教學團體的操守，是造成今天香港教育千瘡百孔的一大原因，要妥善處理實在非常棘手！

然後要談課程問題，這有點似四個「M」入面的「機械」（Machine）但又不完全對應。教育產業中決定課程的包括教師、校方、政府官員和家長，他們在不同級別的教育有不同的影響力。幼兒教育是政府向來放任不管的，這樣家長的聲音就相對很大了。

現時香港的幼稚園以功課過深至於不人道見稱，那是政府少參與而個別辦學團體投家長所好的結果。在中學小學則是政府（包括重要教育諮詢組織）管得比較具體，家長沒有太大發言權，教師組織則有大量鑽空子的餘裕，「通識教育科」是重災區。在大學，則少數無良教師以「學術自由」做擋箭牌、護身符，蒙騙學生去鼓吹「香港獨立」，又或者隨意將自己不喜歡的法律說成是「惡法」。

中國語文教育是第一個必須撥亂反正的範疇，因為語言文字是人思考和溝通的重要工具。英語作為第二語言也應該學好，但是學好中文是學好任何科目的先決條件。現時最大的毛病是大學裡面教育系的老師掌權而中文系的老師靠邊站，於是有了中學會考十年不考古文的嚴重斷層期！曾有一位主管教育的高官公開說自己不喜歡背書，還拿初中時的老師出來大批判！可是要學好中文寫作，應該誰最有資格講？高官？成功商人？教育系老師？中文系老師？公認優秀作家？資深編輯？

筆者敢說，每一位以中文寫作而寫得好的人，都會同意要學好中文寫作必須多背古詩文，那可不是任何外國教育理論可以說得明白。而且中國傳統教育向來是文史不分家，只要國文教育「復古」，多讀古文，則國史教育、國民教育和德育已在其中，不勞再去分科。筆者認為中學國文教育仍應該以廣府話母語講授，但是應該另設必修的普通話會話科，務求香港的中學生小學生直接報考「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如果有小孩在初中已考得良好的普通話等級，應該可以讓他們豁免再上這門課。

「港式通識教育」是近年破壞香港整體教學成效的元兇！課程設計不當，考試評核不公，結果是浪費了其他術科的學時，令學生的知識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又培養學生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用「通識八股」去在文字上妄圖處理現實社會許多難題，而且都是多年來無法徹底處理和解決的難題。結果是怎樣？我們社會近年多了一些自以為什麼都懂的「學生領袖」！他們在「通識教育」科考得好成績，但是日常生活不能自理，一天到晚在教訓父母師長和政府官員這事應怎做，那事應怎做！

「通識教育」這個怪胎科目應該如何處置？筆者認為長遠計應該取消，一拆為三，老老實實的上「自然科學與科技」、「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三門課來得正經！

短期措施以前談過，就是每年文憑試完結之後，考評局先公開評分指引，讓教育界審議封駁，修改後才執行。這樣就避免個別考官無端被封為通識教育科入面至高無上的權威！

（再談香港教育沉疴・之四）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重逢

如果你一向有看我的散文，也會知道我在一生人裡面最注重的就是家人，我經常也很想有機會便回到外國跟家人一起生活，奈何沒有工作也就沒有收入，所以這個算是我的夢想，現在只好在夢裡找尋，但希望總有一天可以實現這個夢想。

雖然這個夢想談何容易，但偶爾可以一家人見面也是一種福氣，說到「福氣」這兩個字好像有點嚴重，但我童年的時候因為到外國求學，這麼多年已經沒有跟家人一起生活，也只有每年以旅行的方式到他們的地方相處十多天的日子。

但數天後，在加拿大及美國生活的家人終於回香港度假，我跟弟弟十分期待這日子的來臨，而且他們除了到香港之外，也選擇到日本及上海旅行。而我跟弟弟將會在數天後到日本與他們團聚，這個機會非常難得，所以我們也一早決定了在日本這六天的行程，包括：「每天想去的地方；想吃什麼東西」，因為自己比較熟悉這個地方，所以已作了一些提議。

以往到日本旅遊，大多數也是購物罷了，但這一次我提議他們去一些美術館及藝術中心參觀，原來我發現，人大了，想要的東西也有不同，就像之前說去別的地方旅遊也只想購物，其他也不重要，但現在想法有點改變，希望可以吸收多些生活上比較少接觸的東西，就好像看看一些藝術創作，而且今年日本橫濱市舉行了「三年展」，三年只有一次的藝術展覽是一個不容錯過的機會。所以我也決定用一天的時間去參觀，雖然自己不太懂藝術，但從這些藝術家創作出來的作品，總會令人有不同的想像空間；就好像我當電台主持，也需要有很多不同的話題與聽眾交流，所以看這些藝術展覽，也可以從中得到一些特別的事情令自己眼界大開。

今次家人決定這個行程，我們又可以聚在一起，雖然母親及父親這一次沒有一起來，因為他們沒有太大興趣，而且也怕舟車勞頓，雖然這樣，但總算可以見到兩位姊姊及他們的小朋友。我們的關係一向很好，相信這一次的相聚，會是另一個難忘的旅程。

而且他們在香港的日子適逢是中秋節，就是人月兩團圓，我們可以一家人一起慶祝兼團聚。所以我也想了一些慶祝的方法，其實也是一些傳統的慶祝方法，除了大吃大喝之外，就是一起吃月餅及玩玩花燈，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一起坐下來談談彼此的生活，相信將會有很多說不完的話題。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同情心哪裡去了？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兒子不幸逝世，對喪子之痛，人們都寄予同情。即使你不同意蔡的政治觀點，但也不可以在人家家庭傷痛之傷口撒鹽。這是人性，否則就是獸性。

蔡若蓮並沒有做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這能說是什麼「報應」麼。相反，蔡副局長上任以來，中規中矩，努力工作，頗得人心，不應受到這種無理和政治性的攻擊。

蔡若蓮的兒子輕生，是他本身有病，有情緒病，並非畏什麼罪而自殺，我們只能寄予同情，並望蔡副局長節哀順變，繼續為教育界服務。

香港最近流行了一種敵我分明，你死我活的政治病，因而衍生了罪及妻孥的不良作風，對蔡若蓮的攻擊便是一例。

教育大學的民主牆，竟出現對此事的幸災樂禍的「賀詞」。此事引起公憤，以至教大校長張仁良馬上公開表態，並為此公開致歉，指出這是超越人性道德底線之舉。

試問，喪子之痛，在重視倫常的中華民族中，是人同此心的。一個以培育未來為人師表的大學，居然有如此涼薄的未來教師，不禁令人驚歎。

古《公羊傳》有云：「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信然。這些幸災樂禍的小人，如何能為人師表？

為人師表，首重其道德品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見《論語，顏淵篇》）。」古人之言，今天仍然適用，對未來的準教師，更加適用。

今天，高等學府之中，以言論自由為名，散佈不少有背離古今道德標準的奇談怪論，實在值得注意。難怪教育局、教育評議會、教聯會、教育工作者總工會、家長會等多個教育有關社團，同聲聲討。甚且有直指達到「人神共憤」的地步。特別是有些將來會「為人師表」者，也為此對當事人發表幸災樂禍的「賀詞」，更應該加以嚴厲譴責。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孩子，有天你也會老

少年人說：「我還年輕，有做錯事的本錢和權利！」他們放縱的行徑，超越了個人的權利，成年人看在眼裡。

我心裡輕輕地說：「孩子，有天你也會老；有天你會發覺有些錯誤是終身無法挽救的；那些自以為正確的決定可能誤了自己一生；有天你也會老，會感受到許多你曾加諸別人身上的痛苦與難堪。」

「孩子，不久你便投身工作，會看到經濟穩定與否，對你的生活是否安穩有着必然的關係；政治動盪的地區，每個人都是受害者。社會上互不相干的人所幹的惡行，可能直接或間接地打擊你或家人的利益。」

「孩子，在職場上你會接觸到眾多和你理念不一樣、意見相左的人，然後你會清楚知道世界絕不能只跟着你的意思去走；再者，你漸漸地了解到不同的價值觀可以共存，可互補不足，互相尊重才顯珍貴。」

「孩子，你很快便有自己的家庭，生兒育女。兒女的一顰一笑牽動着你的心。子女的健康和安全將成為你最大的焦點。當兒女遇上不幸時，或是光是想像他們可能遇上不幸，你會感受和知道何為錐心之痛！你長大、父母親人老去，然後一個個地離開你。一次又一次地嘗到死別之苦。你會洞悉人生無常，生命一點都不一饒人！」

「孩子，那時你必會想，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什麼樣的教育和什麼的教師才對兒女的將來最好。」

「你會看到下一代的反叛，思想較年輕時的自己更偏激，你會對他們說什麼？是同樣的一句：『孩子，有天你們也會老』？」

■孩子，有天你也會老。「孩子，當你經歷風霜垂垂老矣，回首過去，計算自己人生的得失，你會明白當天大人對你說的話。」　作者提供

百家廊　若荷

入秋絲瓜

大凡居家太久的女人，可能平常最喜歡的事情是湊熱鬧，最好的方式，是去商場或鬧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內心總有一種自由自在的踏實。能把日子過得自由、平靜且又踏實的女人，眼下實在是不多了，緊張繁忙的生活與工作，鑄就了她們急三火四的性格。我居家的日子太短，所以我羨慕着她們，就像羨慕數十年來我的眾多女鄰居們。

出門，我不過是來去匆匆，買幾樣青菜。一場秋雨過後，天氣極好，這成了我下樓購物的理由與借口。我去買蔬菜，照例是要選一點絲瓜的。擁擠的集市上，到處擺着賣瓜果的小攤。

秋天，很多果實成熟了，鄉下的秋天，成熟的果實佔據了攤位的多半，它們是秋天集市上的寵兒，是秋天集市上的半月天。它們無愧於這個收穫的季節，把沾着泥土的花生、飄着「鬍鬚」的玉米攤於人們面前，飽滿的果穗就是勞動者的榮耀呢。鄉村厚重的土地上，盛開的不是閃亮的獎盃，就是美麗的花環。

時光進入季節的尾端，這個時節的青菜已基本結束了生長期，惟有絲瓜和南瓜還在市面上拋頭露面，追逐着一個個前來趕集的人的身影，不肯離開。我的目光是被它們吸引而去的，我的腳步也是被它們吸引而來的。集市上，總有一些擁擠的路細長且有些宛轉。一堆堆瓜果擺放在腳下路邊，各種各樣渾然天成的形態，宛若精工細琢的玉石的雕刻。不管它們有着什麼樣的顏色，總有兩枚碧綠鮮亮的葉片仍然掛在上邊，淺秋的涼意，還沒來得及給這些年幼的葉片磨礪出滄桑之感。站在集市的夾道上，空氣中瀰漫着莊稼成熟的味道，那是一種葉之氣息以及果香，讓人不由彎下腰去挑選去撫弄一番。

在每一堆成熟的果實旁邊，都坐着一位鄉下的男人，抑或是女人。賣絲瓜的男人很少，多是那些穿戴樸實熱情洋溢的婦女，她們不僅是這些絲瓜的主人，而且還是唯一的播種者，絲瓜生命的創造者，那些絲瓜往往是她們唱着歌謠採摘下來的。

不止是鄉下，北方每一個縣城街道上，任何一戶居住在平房的人家，那長長短短的院牆外，定有一蓬蓬的花蔓爬出來，斜斜地掛在溫馨燦爛的陽光下。就像點綴在家門前的瀑布，那一朵朵金黃色的花朵，便是飛揚在上面的花朵，高懸低落，順流而下。

它們也好似女人的臉龐，笑容可掬，喜悅在眼角上上挑着，眼神裡作誠摯的模樣，邀請順道而來的人小坐，以便得到一份歲月的讚賞。這時的你若走上前去，便會發現那一叢叢的花葉間，早有蜂兒在上面忙活，攜着一雙翅膀在那裡恭候着了。這些勤勞的蜂兒，像極了主人的忠僕，它們忙忙碌碌，為的是讓花兒得到授粉，讓果實生長飽滿，景象卻是十分有趣。這還是在城裡，如果是在鄉下，這樣有趣的景象趨身上可現。

我就是在絲瓜秧蔓的纏繞和陪伴下長大的。在鄉下居住的時候，母親就喜歡在院牆下種絲瓜，春種秋收，年年如此。在那淺淺泥土的牆跟下，相距不遠種下一棵，每一棵都種在一個花樣濺開的坑窪裡，那是母親用一把小鋤頭一點一點摳出來的。鄉下土地瘠薄，石子深藏其中，每一次的揮鋤都能聽見石子嗑着鋤刃的聲響。母親不僅喜歡種絲瓜，她在鄉下教書的課堂上，教孩子們畫的也是些瓜果，用兩三支黃、紅、綠色的彩筆，簡單且輕輕地勾勒，一朵絲瓜花便在筆下栩栩如生了，一枝枝瓜籐在她的筆下悄然結果，飽滿的果實彷彿還流淌出成熟的氣味。除了吃絲瓜，母親還喜歡絲瓜絡，老去的絲瓜在季節的高處懸掛一冬，等它乾枯了，再用竹竿打下來，剝去枯朽的外皮，用剪刀把它剪成段，就成了一塊天然環保的洗碗擦。

母親緊信「入秋絲瓜女人菜」，我卻知道絲瓜的籐絡是可以入藥的，曾在某些文章中看到過。絲瓜水治療咳嗽，亦是眾所周知的。我小時候愛咳嗽，動輒感冒傷風，咳嗽不止，母親就用絲瓜水為我清熱止咳。她將經霜的瓜籐從根部剪斷，在上半部分的斷口處接上一個細頸的酒瓶，於院中放上一晚，第二天早晨去看時，悄然浸出的絲瓜水，已將空的酒瓶滴滿了，瓶內瓶外，流溢出淺綠的汁液。

絲瓜水能為女性的臉頰補水美容。我在當地日用品商店裡常看到用絲瓜水做的面膜，還有為肌膚補水製造的美膚露等等。母親種絲瓜，不是為了美容，而是為了改善我們的一日三餐。很早很早之前，有些人家種絲瓜就是為了一日三餐的溫飽。而如今，溫飽是不用操心了，但這已形成了習慣。絲瓜在牆跟種下，爬在牆上，懸於院中，繩索之上，開花結瓜，不佔空間。

緣於此，母親的絲瓜總會在春天從一抔小小的泥土裡生長出來。泥土的顏色黝黑，一看就飽含着足夠秧苗生長的養分，那是母親為播種而使出力氣從外面提來的好土。為了能讓絲瓜更好地生長，母親特意在院子裡扯上幾道繩索，從院前扯到院尾。這些滿滿纏繞在繩索上的青籐和花兒，經過一個又一個夏日之後，已在母親關注的目光裡深深扎下根基，再也不怕炎炎烈日和惡劣天氣的狂吹濫打了。

在我的記憶裡，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我們把絲瓜當作主菜，將絲瓜去皮切片，清油熱鍋，依次放上葱花和絲瓜片，在鍋裡翻炒至七成熟，加入清水，等鍋裡面的水燒開，澆入攪拌好了的蛋汁，清湯寡水的絲瓜湯，頓時被金黃的蛋花包圍了，濃香撲鼻，我們美其名曰絲瓜羹。我小時候挑食，卻唯獨對絲瓜情有獨鍾，從來都不挑剔，不管怎麼做它，或湯或菜，或粥或飯，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不僅種瓜得瓜，那些怒放的花朵，還能入畫。母親的寫意絲瓜，在所有畫作中是最為得意的，可見母親把絲瓜的形態已熟記於心了。絲瓜也可以入詩，宋代詩人君端留下的一首描寫絲瓜的詩寫的應該是春日吧？「白粉牆頭紅杏花，竹槍籬下種絲瓜。廚煙乍熟抽心菜，策火新乾卷葉茶。草地雨長應易墾，秧田水足不須車。白頭翁嫗閒無事，對坐花陰到自斜。」宋人巖南老人吟詠《寄柳道傳黃晉卿兩生》時也正是個秋天：「盈盈黃菊叢，栽培費時日。依依五絲瓜，引蔓牆籬出。於今想新花，於今長秋實。花實豈不時，灌溉尚期密。毋令根荄傷，委棄等藜蒺。」

在所有詠絲瓜的詩中，我獨喜歡杜汝能的「寂寥籬戶入泉聲，不見山容亦自清。數日雨晴秋草長，絲瓜沿上瓦牆生。」一個「秋草長和瓦牆生」，讓歲月添了些煙火，可見當年詩人的情懷，也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就像耕種離不開男人那樣，絲瓜的種植也離不開女人。男人不屑於從小小的牆角下省出幾頓蔬菜和口糧。女人的日子，卻永遠是期冀着細水流長。希望家就是籐蔓下的那面牆，在她累了倦了的時候，是份堅實的依靠；希望生活就是一根長青籐，如果愛，就要堅實而悠長。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無力的透明人

看到一條並不怎麼「起眼」的新聞，內容卻觸目驚心。說的是「近日，浙江省松陽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信息案，超過7億條公民信息遭洩露，8,000餘萬條公民信息被販賣。」

該案疑犯共11人，其中一人為「入侵某部委醫療服務信息系統」的外賊或內賊，其餘則為各級倒賣人員。此外尚有一人「另案處理」，罪名是「侵入某省扶貧網站」。而正是這兩名「入侵者」，提供了超過7億條公民信息的數據源。

7億條，平均不到兩個中國人就攤上一條。通過文中的情節以及翻查資料可以知道，今年5月兩高新出台的關於內地提供和倒賣公民信息的司法解釋中，將情節的嚴重性定為了三級，分別是「五百條以上」、「五千條以上」以及「五萬條以上」。而當中最高等級、亦即「情節特別嚴重」的「五萬條以上」，與此次的「7億條以上」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情節特別嚴重」得令人咋舌。

按照報道，7億條公民信息，其實全部來自於兩個政府機構類網站的被入侵。一個某部委的醫療系統，一個某省的扶貧網站，都不算小機構，但擋不住入侵者。在此不評論這兩個機構的網絡安保能力，因為並不掌握深度案情，也難保罪犯就不是能攻破美國五角大樓的高手。但是，此事確實給所有需要掌握大量公民信息的機構以警示，在要求人們提供個人資料的同時，保證信息的安全更是這些機構嚴肅的責任。

另一方面，小狸很自然地又想到了之前曾寫過那些「過於輕易」的隱私要求，比如景區、主題樂園的門票是要求採集指紋的，比如會員卡、積分卡、網站註冊都恨不能讓你交出所有詳細資料，至於人人都離不開的微信、微博、淘寶、滴滴以及三大網上支付方式等，更是掌握了包括身份證、銀行卡、信用卡、指紋在內的所有個人信息。但問題真的是，強迫人們交出隱私，你們有能力保護嗎？

此次的案件，按照報道，洩露是源自黑客入侵。但如果只是黑客威脅，那國人今天的恐懼和擔憂遠不至此。今時今日，比黑客更讓老百姓擔心的，是大量日趨平凡的直接倒賣。該條新聞下，數不清的評論都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懷疑「這種規模的信息洩露，一定是內鬼」；另一個是吐槽「剛去銀行辦完信用卡，高利貸公司就打來了」、「剛去醫院產檢完，母嬰推銷電話就來了」、「朋友是做銷售的，天天和交警隊買電話號碼」……外賊可同仇敵愾，家賊卻着實難防。比黑客盜取的7億條更可怕的，是這7億條之下的「日常盜取」的巨大冰山，冰山之下，人人幾成透明人，卻又無可奈何。

最後還想說一件事，兩個政府機構的資料洩密讓小狸想起前一陣收到的一封電郵，那是香港政府選舉事務處發來的中英雙語電郵，信中非常着急又誠懇地告知小狸，裝載378萬名地方選民資料的一部手提電腦懷疑被竊了，小狸是受波及者之一。

細觀該信，共可分出五部分內容，一、告知失竊資料所包含的具體內容以讓小狸心中有底；二、告之資料「設有多重加密，極難攻破」以讓小狸安心；三、告知他們目前的應對進展，包括已致函各政府部門及不同界別機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零售、地產代理、資訊科技界別等，以確保資料當事人利益；四、提醒當事人提高警惕；五、衷心致歉。

這就是代表文明的五部曲。

昨日紀　陶然

北京頑童

那時，北京有許多胡同，有的是死胡同，走着走着，竟前無去路。原來是死胡同。在大學時，有一次一位同學發言，自我檢討，說自己任性，見到胡同就鑽，他說，如果這胡同很長，即使是死胡同，不必走到頭，自己也已力竭而大去，也就無所謂了。如果沒走完，就碰到牆壁，也自然就回頭了。他的發言給我很深的印象。而有關胡同，給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胡同裡的頑童。

頑童說話很逗，有一次，在公共廁所，一個頑童在小便，大聲地對旁邊的小夥伴說，老子撒尿，甭扶！我一愣，才省了過來。

有一次，文革期間吧，我和一個女同學走過什剎海，忽然從樹林後面飛來一塊小石子，差點砸到身上，頑童忽然現身，一面拍手唱兒歌：一個老頭老太太，兩個摟着上北海，老頭揹着老太太，摔個跟頭起不來！見我們作勢要追，他們嘻嘻哈哈，早就一溜煙跑得無影無蹤，比兔子還要快。在他們眼裡一男一女一起走，便肯定是在「搞腐化」了。男人頭髮稍長，就是「大背頭」了。

高考時，正值盛夏，那天我們騎着自行車，冒着烈陽，穿街過巷，奔赴指定的考場。馳過西城區一條胡同時，幾個小孩蹲在家門前，見我們奔來，小孩們齊聲叫道，考上嘉理敦大學了！考上嘉理敦大學了！我聽得納悶，沒聽說過有什麼嘉理敦大學呀！後來才聽說，頑童指的是「家裡蹲大學」！也就是考不上，在家裡蹲的意思。

這對於考生的我們，的確是不吉利的話語。但又不能掩耳不聽。惟有相顧苦笑而已。當時，全國高校的錄取率不高，那年也就是十四萬而已。競爭率如此，而且當時除了上大學出路比較好之外，其他都差強人意。絕大多數人都把考上大學，最好是考上名牌大學，視為人生最大目標。哪像現在，年輕人出路比較多了。

女童就比較斯文，她們多數在跳橡皮筋。那時也沒什麼好玩的，最多就是看俗稱小人書的連環畫。即使不買，也可以去租。當時有出租書籍包括小人書的檔口。也不僅是女孩，也有許多男孩，當然他們大多是看戰爭畫或者反特畫。一九八零年春天，一天上午，在詩人艾青於東城區史家胡同剛獲發還的家，當時他剛平反，原來的四合院給幾家人家佔用，廁所沒有了，要方便就必須跑到胡同裡的公廁，那時也沒下水道，必須由掏糞工人按時掏糞，公廁臭氣熏天；所以艾青夫婦給安排到陶然亭公園附近的北緯飯店暫住。而艾青小兒子艾丹剛上中學，在看小人書，在場的周良沛還批評他，這麼大了，你還看小人書？別看了！搞得艾丹尷尬地對着我，無奈地笑了。他告訴我，他學校要他爸爸去演講。之後，隨着艾青復出後名聲愈來愈大，邀請他的單位愈來愈多，約稿的也愈來愈頻繁，他已經身不由己了。